

红妆
族系列丛书

刘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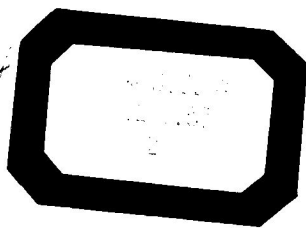
错位情缘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

124



CUOWEIQINGYUAN

刘
易
石

错位 情缘

中
国
戏
剧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莎言情集/刘莎著.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0.1

(红妆族系列丛书)

ISBN 7-104-01241-9

I.刘... II.刘... III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0852 号

刘莎言情集——错位情缘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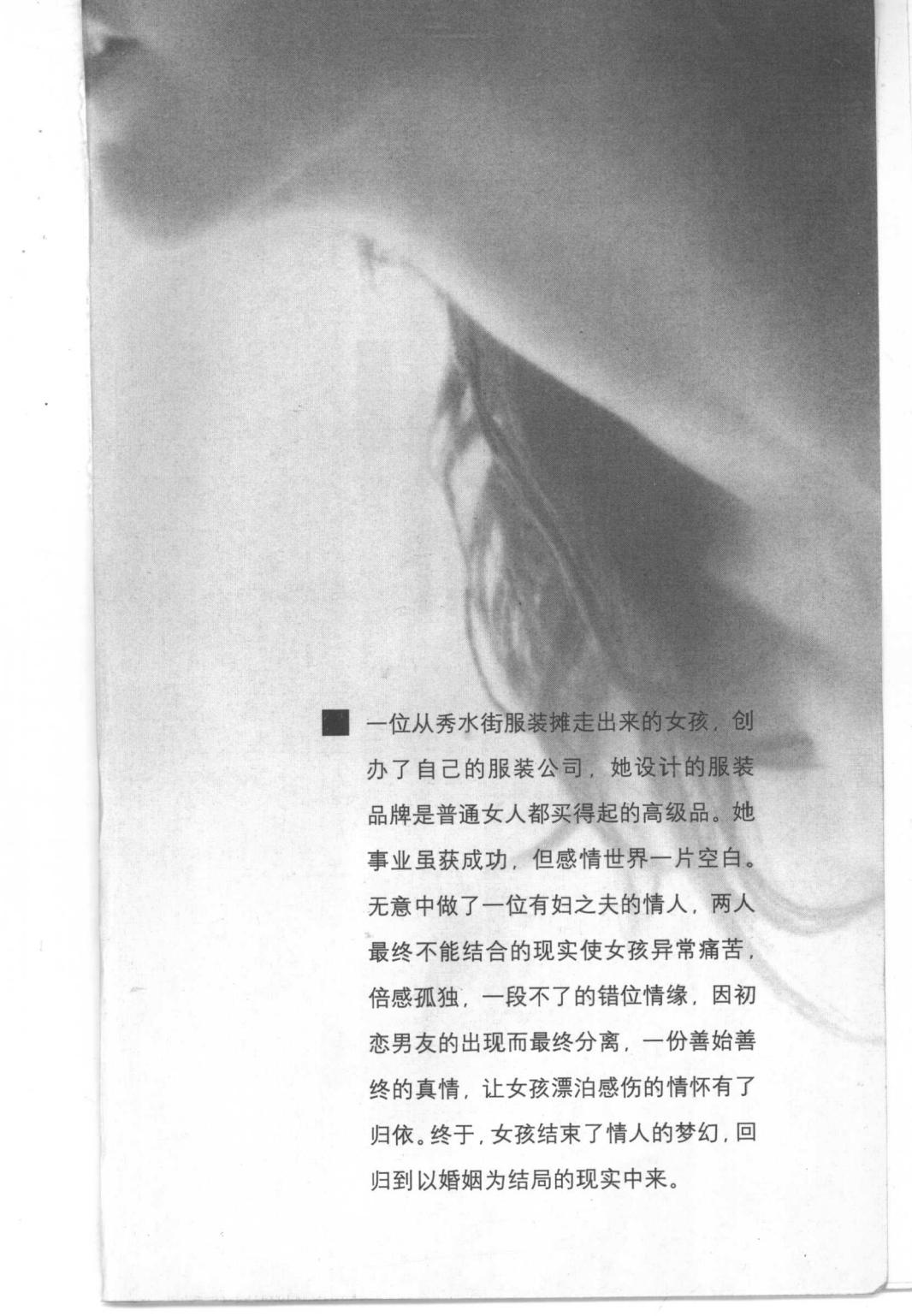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印刷

30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
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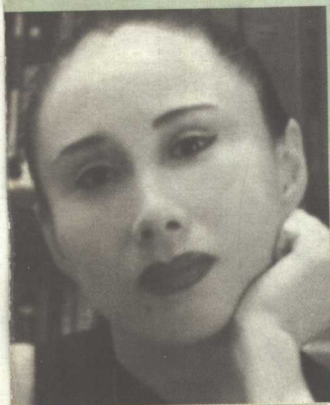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104-01241-9/1·500 全三册定价:30.00 元
每册:10.00 元



一位从秀水街服装摊走出来的女孩，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公司，她设计的服装品牌是普通女人都买得起的高级品。她事业虽获成功，但感情世界一片空白。无意中做了一位有妇之夫的情人，两人最终不能结合的现实使女孩异常痛苦，倍感孤独，一段不了的错位情缘，因初恋男友的出现而最终分离，一份善始善终的真情，让女孩漂泊感伤的情怀有了归依。终于，女孩结束了情人的梦幻，回归到以婚姻为结局的现实中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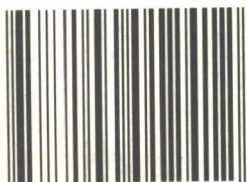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：亦 非

装帧设计：合和艺文·蒋 艳



刘莎（原名刘海燕），毕业于北京文法学院公共关系系，从事过多种职业。摆过书摊，练过服装，在京城各大商场做过品牌代理商，在广告公司做过策划，在外企做过公关谈判。后为《北京纪事》、《女报》、《健康美容》、《时代姐妹》等刊物做过自由撰稿人。担任《精致生活》杂志主编，《家》杂志全国发行商。出版过长篇小说《心魔》，并改编20集电视剧《红尘探戈》，由中国影视音像交流协会投资拍摄。

ISBN 7-104-01241-9



9 787104 012412 >

ISBN 7-104-01241-9/1 · 500

全三册定价：30元 每册：10元



第1章

深秋,友谊宾馆

► 人终生都在一层极薄的外壳上行走,壳下隐藏着一个可怕深渊。

我认识江峰的时候,就已经知道他是已婚男人。

那是个深秋,路面上滚动着落叶,我开车去“友谊宾馆”,安蓓约我在那儿见面,介绍她的表哥与我认识,安蓓是我的女朋友,在一家美容院当美容师。

安蓓告诉我,江峰是京城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,他和“友谊宾馆”的某位经理是老同学,我想见江峰的理由,是我得到了一个信息,“友谊宾馆”最近有批工装加工业务,为了拿到这笔定单,安蓓建议我请江峰帮忙。

“友谊宾馆”是座园林式建筑,景致优雅。几株肃穆安详的松柏站立在秋风中,顽皮的小松鼠眨着眼睛在松枝上

► CUOWEIQINGYUAN



11005/04

窜跃，夕阳洒在用石子铺成的小路上。园中饲养的孔雀、梅花鹿、山鸡在悠然散步。

我把车停好，从里面出来，安蓓站在主楼高台阶上冲我招手：“炎子，我在这儿。”我也冲她摆手，拾阶而上。安蓓迎上我，眉开眼笑地说：“哟，炎子，真够酷的。”我笑着没理她，扬起手将一缕被风吹到额前的长发捋到后面。

安蓓拉住我的手：“走，快进去，江峰在里面等着呢。”

我把脸上的墨镜取下来，把镜腿卡在衣领处，跟在安蓓后面走进雅仕餐厅。

江峰坐在一张靠窗的餐桌旁正静静地吸烟。见安蓓和我走过来，沉稳地把烟掐灭在烟缸里，站起身。“表哥，这就是我最好的女朋友，炎子，东方生呈服装公司的女老板。”安蓓像只小麻雀似的把我介绍给江峰。

“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叫江峰。”他伸出手与我握了一下。

我的心怦然一动，以前安蓓常对我讲江峰如何优秀，我一直不以为然。现在看来安蓓没吹牛，江峰的确是个挺出色的男人。他身材魁梧挺拔；举止温文尔雅；目光深邃冷峻。从头到脚洋溢着一种成熟男人的魅力。他穿着一套笔挺的毛料西装，里面是件淡灰的高级衬衫，系了一条深灰带小白点的领带。江峰比安蓓用语言描绘的更真实、更生动、更精彩，他看上去丝毫不像 45 岁，非常年轻，我在心里给江峰打了 100 分。

江峰请我和安蓓坐下，坐定后我一抬头与江峰目光相撞，他似乎注视了我很久，见我发现了这一点，下意识地又把眼光游离开。

餐厅小姐很快将五颜六色的佳肴摆上桌面，无法形容的芳香飘浮在空气中，细长的玻璃杯中盛满法国啤酒，





洁白的酒沫像朵蘑菇扣在杯口。

安蓓迫不及待地端起酒杯呷了一口，雪样的酒沫立刻沾在口红上。

我噗地笑了，一看她那狼狈样，我决定等酒沫溶解后再饮。

江峰仿佛看出我的心思，微笑着说：“炎子，喝吧，没关系。”

我点点头，仍按兵不动。奇怪，我向来洒脱大方，今天在江峰面前怎么失魂落魄的？真是活见鬼。我的感觉告诉我，江峰也并不轻松，他的目光像一张网在寻寻觅觅。我不时垂下羞怯的眼帘，躲开那高高勃起的希望。一种情绪流遍四肢，缄默比言辞更笨拙。

安蓓旁若无人地吃啊喝呀，餐巾纸上沾满口红印。她嗲声嗲气地表哥长表哥短，亲昵得让人发麻。她不停地：“炎子，喝酒，别客气，和我表哥不用客气。表哥，给炎子夹菜。”

江峰微笑着用筷子夹起一只大虾放到我的碟子里：“炎子，来，把这个吃掉。”

我惊慌失措地抬起头，飞快地瞥他一眼：“谢谢！”

江峰笑着点上一支烟，淡淡的烟丝一缕一缕飘向空气中，他把意味深长的眸子隐闪在团团烟雾后面。

“炎子，听安蓓说，你公司有个品牌叫‘梦者’销路非常好，尤其是受女人的欢迎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我很喜欢我的这个品牌，虽然价位偏高，但它是普通平民买得起的高级品。”

江峰把头转向安蓓：“安蓓，炎子比你能干啊。”

“那当然，炎子可不是一般女孩子。”安蓓点上一支烟：“表哥，炎子18岁就在西单夜市做服装生意，后来又

去深圳上学,几年后回北京注册了自己的服装公司,现在京城许多大商城都有她的店中店。”

“是吗,炎子。不简单。”江峰赞赏地望着我。

我点点头:“是啊,一个女孩子在商海里,做事是很不容易。记得最初做服装生意时,每星期都去广州进货,坐两天两宿的火车。脚肿得像馒头,也不能睡觉,因为去广州进货的人太多,买不到卧铺。有时连硬座都没有,只能站着,真的很辛苦。”

江峰沉默片刻,说:“炎子,听安蓓说,北京就你一个人?”

“是,就我一个人。我从小和奶奶在一起长大,父母在新华社上班,有个哥哥也在国外。妈妈是驻外记者,在一次中东地区进行战地采访时,出意外情况去世了。尸体都没运回国,只送回一个骨灰盒放到了八宝山。爸爸说妈妈是被一枚炸弹炸死的,只找到一半尸体。奶奶前几年也去世了,后来爸爸又成了新的家,现在家里就是我一个人了,已经习惯了,没什么。”

江峰不再说话,神情有些黯然,烟头忽明忽暗,尽情吞吐着悄悄滚动的沉闷。

安蓓只顾喝酒,酒喝多了话也多,滔滔不绝,语无伦次。她发觉有点冷场,便冲江峰举起酒杯:“表哥,友谊宾馆工装加工的事,你有把握吗?帮帮忙。”

江峰“噢”了一声,抬头看着我:“炎子,我尽可能帮你,有些事不是安蓓说的那么简单,友谊宾馆这么多年的工装加工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业务渠道,一个新的服装厂挤进去,是需要竞争的。况且我的那位老同学又不主管这件事,即使他是主管,还有其他亲朋好友求他。你说对吧?我尽全力吧。”



我点下头：“谢谢江先生，我知道不会那么容易，不过有机会还是争取一下，主动放弃机会不是好商人，成功最大的原因就是永远的努力，对吗？”

江峰频频点头，从上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，递给我：“好，炎子，以后我们保持联系。”

我笑着接过名片：“谢谢，江先生。”

名片上写：“圣世纪经济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。”

我把名片收好，江峰端起酒杯：“来，炎子，我们干一杯，记住，不要叫我江先生，叫我江峰。”

我举起酒杯，点点头，蹙着眉尖喝了一口，又把杯子放回原处。

江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见我没喝干净也不勉强，笑着放下空杯。

饭局接近尾声，安蓓喝得走路蹒跚，不停地去卫生间。在她离开桌子时，江峰出乎意料地伸出一只手，取走我面前那只酒杯，握在手里，在灯下旋转，找到印着我唇痕的杯口，慢慢把嘴挨上去，杯中剩酒点点滴滴流进他的嘴里。

我百感交集地望着他，心中涌起要掉几颗泪珠的冲动。他为什么要这样？

江峰矜持地放下酒杯，手指依旧攥住杯子：“炎子，最美的东西有着最快的结局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你说对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是的，人终生都在一层极薄的外壳上行走，壳下隐藏着一个可怕深渊。”

江峰眉宇间有无限地思索：“炎子，你是不是很悲观？”

我摇摇头：“不是的，我喜欢繁华落尽，曲终人散后的

凄美。”

江峰把烟蒂掐灭在烟缸里，一瞬不瞬地注视我：“炎子，我会给你打电话的。”

我的心狂跳起来，抑制不住地狂跳，难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见钟情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不敢抬头，不敢直视江峰那灼人的目光。今天一切都不对头，所有的问号都拉成了朦胧的情愫迷住眼睛。

安蓓从卫生间回来，江峰买完单，我们走出餐厅。夜风迎面拂来，我问安蓓坐谁的车回去？她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当然是坐表哥的车了。”说着踮起脚搂住江峰的脖子，把红唇凑上去，在江峰的脸庞兴奋地啃了一口。窘得江峰摇头苦笑，掏出纸巾揩脸。

夜，静静地横躺在冰凉的地上，来到停车场，我镇定地把手伸给江峰，这是今晚最后一道程序，我要对他说谢谢，哦，还有再见。

江峰紧紧握住我的手，那种握力别人无法察觉，却像电流击遍我的每根神经。他的眸中燃烧着如泣如诉的渴望。四无声，我的心里却滚动着雷鸣。我迅速缩回手，道声再见，转身坐进车里。

江峰怅然若失地望着我的车走远，从反光镜中，我看见他挺拔的身姿伫立在昏黄的灯光中。

这一夜我没睡好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每根神经都像绷紧的琴弦，稍一碰撞，思绪便纷至沓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才进入睡眠状态。

睡熟后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。

我赤裸着坐在桑拿浴室里，墙壁上的沙漏颠三倒四，里面的细砂竟幻成红色的液浆，滴滴嗒嗒往外流。我喊叫服务员。冷丁发现安蓓正对着一面大镜子涂唇膏，两片肥



厚的嘴唇涂得鲜艳欲滴。我告诉她：甬涂了，太厚了，酒沫全沾上了。

安蓓满不在乎：“炎子，不用你操心，我喜欢涂厚厚的，红红的，那才性感。我没有你那迷人的大乳房，我只能把唇涂艳艳的。”

说完她莞尔一笑，消失在浴池门口。转瞬，她身上又披了件美丽的婚纱，阳光照着她鲜红的唇、洁白的纱裙，她轻盈地走到一辆黑色轿车旁，江峰神情冷峻地坐在车里。安蓓拉开车门就要坐进去，我身上胡乱裹了一条浴巾追出浴室：“安蓓，你回来，江峰是你表哥，你不可以嫁给他。”我痛苦万状地对她大声说。

安蓓回眸一笑：“炎子，我骗你呢，江峰不是我表哥，我爱他，偏要和他结婚。”说完猫腰坐进车里，车门“啪”地关上了。一片白纱夹在门外，车子开走了，消失在街头。

我失声恸哭：“安蓓，你这个大骗子，你历来重色轻友，我再不和你做朋友了，我们一刀两断。”

哭声把自己惊醒，睁开眼睛房间里已光线朦胧。我用手揩去落在眼角的泪珠，回味梦中自己的失态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有所思才有所梦，为什么梦见了江峰，他不是说给我打电话吗？他要对我说什么？其实还用他说吗，他的那双意味深长的眼睛不是把什么都告诉我了吗？他要对我说的话，我想听又怕听。安蓓说得很清楚，江峰的太太叫亚慧，他是有家的男人，他对我说的再好听又能怎么样。我心中那首孤独的歌已经唱了好久，爱情在我逝去的岁月里留下了一片荒凉。

第2章 盛夏,广州街头

► 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“等待”和“希望”。人的力量就是耐心加上时间。

即使把我的衣服脱光,再放到没有人烟的沙漠中,只要有一支商队经过,我又会成为百万富翁。

高中毕业时,妈妈还没去世,我无心念书,和妈妈要了几千元,在西单夜市练服装摊。当时,京广线的列车上几乎全是北京跑广州捣腾生意的个体户,那时候,我三天两头跑广州,整列车厢都是三一群二一伙,像我这样跑单帮的风毛麟角。

我梳着高高的马尾巴,穿一身牛仔服,旅游鞋,腰间系着贴身的腰包,背着一个棕色的双肩帆布包,里面装着几条白色空布袋,上面有一成不变的地址。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,若无其事地嚼着口香糖,手里捧本书,书看累了,拿出“随声听”听歌曲。

◀ CUOWEIQINGYUAN



歌听烦了,拿出速写本,画画素写,把脑子里想象出的服装款式用线条勾勒出来。两天一宿的路程就这么熬着,困了就爬在桌上打个盹。

车到广州后,打车到宾馆,倒头就睡,睡得昏天黑地。睡够了起床,可着广州几个服装市场转悠。

广州总是阴雨绵绵,这样的天气,也必须出去上货,耽误一天,在广州就多住一天,费用就多一些。上货的时候,我把看好的货记在心里,然后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和货主讨价还价。用尽各种办法逼货主把价位一让再让,到了最后,我看出货主已心余力绌,再往下让他就会确实赔钱了,这才到一个背静处掏出钱,点好数,走到货主面前,让他把货一件一件点好,我检查一下质量、尺寸、号码,然后放进布袋里,再把钱给他。然后挥手叫辆三轮车,把布袋运到邮局,填好包裹单寄回北京。一个星期后,货到北京,我到邮局取货,雇个板车,把货拉回家。

当时北京做服装生意的个体户,主要的进货渠道基本在广州。沿海开放城市的新潮服装对北京市场冲击力很大。遇到抢手货,一次往北京能发十几条大布袋,每条都重三十斤。那天,货全部发回北京后,我孤身从广州站上车返京,坐在临窗的位置上,等着发车。陆陆续续上来的回京人,全拎着大包小包,车架上全堆满了。当时,许多北京人都从广州往回带烟。在广州买一条“万宝路”四十多元人民币,在北京卖一百多元人民币。如果带上十几条烟,往返差旅费全能赚回来,很有诱惑力。但风险很大,京广线执法很严,列车快到北京时,铁路公安警察上车检查,虽然不是挨个搜查,但查到谁,谁就倒霉,烟全部没收,还要罚款。铤而走险的人照样有,人都是欲望的奴隶,贪婪是人的本性,冒险是投机者的游戏。

车子开了起来，我旁边坐着一个小伙子，很英俊，年纪约 28 岁，穿一条牛仔裤、旅游鞋，上身是件黑色 T 恤，掖在仔裤里，系一条休闲牛仔皮带，很潇洒。他对面坐的那个小伙子，约 25 岁，很青春，眉眼端正，气质灵透。他们自从上了车坐在这里就不停地说笑，话多者是对面那个小伙子。我埋头看书，对周围的嘈杂、喧哗无动于衷。

车子很快驶出羊城，越走越兴奋，车轮使劲碾在钢轨上；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，作为参照物的一排排大树，一片片田野，一座座高楼，一朵朵白云，全在往后倒退。

蓦然，列车的轮子不知压在了什么东西上，前后晃动了一下，我正聚精会神地看书，车身猛的摇晃令我猝不及防，失去平稳，顺势倒在旁边那个小伙子的身上，手抓在他的腿上。我脸颊绯红，迅速调整好姿势，连连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小伙子笑了：“没关系。”接着问我：“你也是北京人？”

我点点头，“嗯。”

“到广州干什么？”他关切地问我。

“上货呀！”我笑着说。

“什么？”他和对面的小伙子瞠目结舌地看着我。“你只有 16 岁吧，就知道上货？”

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：“我 18 岁了，高中都毕业了，怎么还小，刘胡兰 16 岁都当妇救会主任，别总说小小，自古英雄出少年。”

他们笑了起来。

小伙子又问：“你在哪儿练摊，咱们认识一下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噢，我叫倪炎子，在西单夜市。你呢？”我问他。

“我叫陈子爵，在秀水街 088 号。”他指着对面的小伙



子，“他叫方涛，也在秀水街 909。”

“噢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”

我们就这样认识了。一路上子爵很关照我，给我买水买饭，我也拿出速写本，让他看我画的服装图，并告诉他什么好卖，什么滞销，和他们交换市场信息，渐渐地我们熟悉了。

子爵身材很剽悍，个头足有 1.80。方涛告诉我，子爵在体校武术队练过功，十几个人打不过他，有万夫不挡之勇。我惊讶地问：“子爵哥，是真的吗？”

子爵笑着说：“甭听方涛瞎吹，没那么神，就是学过点防身术之类的，擒拿格斗马马虎虎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，挺不简单，我佩服你。不过，我认为，古今中外都是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事业的成功凭的是决策千里，运筹帷幄，武官总是受命文官。一个智谋胜过一个兵团。君子动口不动手嘛。”

“炎子，不过秀才造反十年不成，文人成就大事的也少，必须文武双全。”

“对，子爵哥你说的没错，毛主席说的最精辟，枪杆子、笔杆子，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。”

我们哈哈笑起来。方涛看着我，调皮地说：“炎子，我看你文质彬彬，子爵是武艺高强，这一文一武你俩挺般配。”说完大笑。

我的脸羞得绯红，半天不理方涛。他哄我说开玩笑呢，并告诉我：“子爵的老婆叫兰兰，每天在秀水街顶摊，人家开的是夫妻店。”

我问子爵是这样吗？

子爵点点头，并告诉我兰兰是他高中同学，秀水街成立服装市场时，他们俩把工作全辞了，开始在秀水街练

摊。

子爵和我混熟后总称我傻丫头、小丫头、鬼丫头，好像他多成熟似的。

列车离北京越来越近，子爵和方涛神色有些惶然。我看出子爵心不在焉，便小声问：“子爵哥，你一定带烟了，对吗？我看你特紧张。”

他点点头，用脚踢了踢他椅座下面的一个黄色帆布旅行袋，悄悄对我说：“二十条烟。”然后长吁口气：“听天由命吧，查出就认倒霉，无所谓，人生就是场赌局，输赢靠运气。”

我对子爵说：“我们换个位置，玩个无规则的游戏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进行最后努力，别轻易交出阵地。快点嘛！”

子爵拗不过我，就和我换了位置。

我埋头看书，三个身穿制服的公安警察正向这节车厢走来。我眼睛盯在书上，余光却关注着警察的身影，真的很紧张。正如运动员在百米赛跑前等信号枪，其实第一名、第三名，甚至最后一名，赛跑结束后才发现根本无所谓。就像我，烟既不是我的，它也值不了多少钱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就是希望自己侥幸过关。

一个警察站在了我面前，我抬起头用天真的目光望着他，说：“警察叔叔，你好！”他冲我微微颌首，并问座下的帆布包是谁的？

我说：“叔叔，这包是我的，我从广州外婆家回北京，外婆让我给妈妈捎的东西，叔叔，我打开你看看。”

那个警察没有检查的意思，反而问我：“这么小的年纪，一个人跑广州，遇见坏人怎么办？”

我调皮地说：“没关系的，有坏人就找警察叔叔。”

